

專題分析

中共海軍發展和東北亞安全局勢

張國城

臺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海軍近期的發展對東北亞安全情勢的影響。從海權理論及戰史經驗，先行分析東北亞安全情勢和海洋有關的特點，接著分析以海軍這一軍種的特性，所能產生的影響。接著在探討要產生這些影響，海軍所必須有的建軍作為，接著再分析中共在這些領域是否有所作為。

本文認為中共將積極整備航艦戰力及發展彈道飛彈打航艦的能力。因為航艦出海之後，無論戰力如何，在一段時間內中國都會是東北亞除了美國外唯一擁有正規航艦的國家，附帶而來的政治影響力及威望當可以預期，這也為中國在朝鮮半島議題上的立場和角色增加了一定的籌碼。為了讓航艦戰鬥群實力有時間發展，不至於在搖籃期即遭扼殺，也緩和隨之而起的「中國威脅論」，中共短期內將會在兩岸關係上採取較緩和態度，所以兩岸關係無論誰執政，應當還會有一段相對平靜的時間，但也不能排除中共以航艦作為對臺灣政治威嚇工具，可能想定包括在臺灣周邊海域巡弋或演習，以求影響臺灣內部民意走向；或以航艦戰鬥群擴大中共對臺已形成軍事優勢的形象。而國軍在海軍建設的壓力將會隨共軍海軍實力的增加而增加，因為若中共若發展出彈道飛彈打航母的能力，打驅逐艦和海軍基地自然不在話下。因此對我國而言在中共海軍這種發展態勢之下，若不能強化海軍戰力，僅憑一些不對稱作戰的方式要制衡中共海軍，恐怕難度將越來越高。

關鍵字：中共海軍、東北亞、安全、海軍作戰

壹、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海軍近期的發展對東北亞安全局勢的影響。本文將從海權理論及戰史經驗，先行分析東北亞安全局勢和海洋有關的特點，接著分析以海軍這一軍種的特性，所能產生的影響。接著在探討要產生這些影響，海軍所必須有的建軍作為，接著再分析中共在這些領域是否有所作為。這一方法論及研究架構的特點在於不專以中方特定的武器或裝備發展的性能作為主要引導研究之標的。因為這些武器或裝備性能數據經常有許多不確定或無法查證的情況，甚至也有不少出於宣傳和欺敵的成分。事實上，軍事服從於政治決策，而政治決策受到國家所面臨的外在與內在環境所影響。因此分析一國所處的外在環境，自然容易看出該國可能會採取哪些政策，進而判斷其軍事戰略作為與隨之配合的建軍走向。另一方面，軍事戰略仍受所能籌獲的武器所影響。在戰史上我們經常可看見戰略必須遷就武器發展狀況與性能的例子。在本文中也將對中共在海軍發展中所受限制，以至於影響其戰略及運用的狀況做一討論。

貳、海軍對整體東北亞戰略情勢能夠產生的影響

海權（sea power）係指利用海洋達成國家目標與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以及制海（command of sea）的程度。¹前者可由國家的海洋政策和海上資產來評估。最重要的海上資產當然就是海軍力量。在馬漢（A. T. Mahan）的時代中，商船是國家海權的重要組成部分，²但是目前各國不特別依賴本國船籍的商船從事貿易。因此商船隊對一國海權的比重已逐漸降低。

¹ 有些學者如鈕先鍾認為海權是「國家利用世界海洋作為達成國家利益工具的能力」。但大多數國家平時雖然都能夠充分利用海洋達成其國家利益（如開採本國經濟海域內的資源、漁撈和海上貿易），但是一旦敵人從海上來攻，則未必能阻止敵人使用海洋和排除敵人對本國的海上阻絕和封鎖，以筆者的定義，這些國家都還不能算是有強大的海權。

² 參閱 A.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U.S.: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7)

另一方面，制海的目的除了防衛本國的海岸線安全外，也要保衛本國海上交通線的安全，進而影響陸地上的政治和軍事情勢，支持本國的外交政策。這點重要性倒是並未改變，而海軍作為國家執行此類任務的重要工具，執行方式和所面臨的威脅也更加靈活多樣。就以上理論分析，目前的東北亞戰略情勢和海洋有關的部分可歸納如下：

- 一、朝鮮半島仍是不穩定地區，且海上衝突成為主要衝突形式。總結幾年來北韓的軍事挑釁行為，可以發現以海空行動為主。因為在地面分界線——北緯 38 度線兩側雙方高度對峙，任何軍事行動都可能引發難以想像的連鎖反應。同時這一地區韓方兵力雄厚且高度戒備，對於所有可能的進犯和挑釁模式準備較為周詳，北韓方面不易占到優勢；且非軍事區駐有美軍，包括美陸軍第二步兵師及第八軍團支援部隊，挑釁行動可能波及美軍，則將使情況更為複雜。而海上分界不如陸地明顯，兵力密度更遠為稀薄。且近海海域因為水深、接近岸邊等因素，利於小型海軍活動，且可依托海岸砲和岸射反艦飛彈掩護，等優勢降低在艦艇噸位與性能上的劣勢。
- 二、中共對臺灣軍事威脅仍然存在，且在海上領域不斷上升。近年來，中共兩棲和潛艦戰力不斷提升，直接威脅臺灣的安全以是眾所週知的事情。相對中華民國海軍戰力的成長在 1990 年代的高峰之後，進入 21 世紀後反倒較為緩慢。但是近年來在反艦戰力上仍然有所成長，對中共多數水面艦來說，國軍的雄二、雄三反艦飛彈仍然是極大的威脅。1996 年以後，美國就經常在各種場合公開提及中共對臺灣的彈道飛彈威脅。依據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05*）指出，臺海軍力正朝北京一方傾斜，當時中國針對臺灣部署了 650 枚至 730 枚可移動的 CSS-6 和 CSS-7 短程彈道飛彈，並以每年 75 枚至 120 枚的速度增加，射程和準確度也較以往提高。如今這數字已經上升到 1500 枚。雖然彈道飛彈不是歸海軍建制內的裝備，但對臺灣的海軍基地構成嚴重威脅，和陸空軍相比，海軍所受彈道飛彈的威脅更為嚴重，因為空軍尚有佳山基地可供疏散，但海軍則無這類洞庫可供隱蔽，可能

嚴重拘束我海軍艦隊的續戰能力，也就形成另一種形式的海上威脅。

三、美國有意維持在此一地區的霸權角色。美國雖然同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但是仍然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這點特別讓中共感到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就指出：「中國必須關注美國「重返亞洲」的外交攻略。....美國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霸權，除了與其他國家一樣都要維護自己的主權和確保自身的發展外，美國還要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比如，美國並未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它認為專屬經濟區是公海。按照美國的霸權邏輯，公海也屬於其勢力範圍。所以我們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捕魚，美國卻認為是侵犯了它的利益。而且，美國不僅把太空、公海當做自己的勢力範圍，所有領先領域，比如網絡，美國都認為是自己的勢力或霸權範圍。這是美國的長期國家戰略考慮。別的國家如果規模大、發展快，美國就會本能地認為是在直接或間接挑戰它的霸權地位。」³而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指出地球表面巨大的水體極大地影響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特別是占地球表面很大部分的海洋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權。即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不可能征服只靠船隻才能達到的遙遠地區。因此，大國的野心只能主宰它們所處的地區以及在陸地上能達到的毗鄰地區。⁴在東北亞，最有這種潛力的就是中國。但中國東面臨海，為「第一島鏈」所包圍。而美國則從東面而來，利於依托第一島鏈的盟國及海軍基地，以優勢海軍力量對中國形成外線作戰態勢。美國若要阻止中國在這一地區形成霸權，利用此一地略形勢在海上對中國形成潛在的圍堵是很自然的。2011 年 5 月 1 日，美國宣布擊斃了基地組織領袖，911 事件策畫人歐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反恐戰爭雖未必能立刻結束，但情勢逐漸緩和或可預期。這也減少了美國重返亞洲的阻力。同時中共對美國的

³ 〈如何看待美“重返亞洲”戰略〉，《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2010 年 12 月 3 日。

⁴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S.: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18.

影響力也可能因為美國反恐戰爭的逐漸緩和而降低。

綜合以上戰略情勢，海軍在東北亞能產生的影響包括：

- 一、爭奪關鍵區內的制海權，包括朝鮮半島週邊水域、特別是兩韓交界處的水域：自 1999 年以來，南北韓雙方因為「北方界線」問題發生了三次嚴重軍事衝突。第一次衝突在 1999 年 6 月 15 日，在北韓船隻被認為數次越過兩韓水域邊界後，北韓和南韓的軍艦發生了 1953 年韓戰結束以來的首次交火。在那次交火中，一艘北韓戰艦沉沒，據報導北韓 30 多名船員死亡，至少 6 名南韓士兵喪生，10 多人受傷。第二次衝突在 2002 年 6 月 29 日上午發生，當天北韓和南韓的海軍艦艇在朝鮮半島西部黃海海域的延坪島附近發生交火衝突事件。衝突造成南韓方面有 4 人死亡、1 人失蹤、20 人受傷，並有一艘巡邏艇被擊沉；北韓方面有一艘警備艇被擊中起火，估計也有 30 多人傷亡。第三次衝突是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兩韓海軍在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線」附近發生的交火事件。北韓一艘警備艇跨過「北方界線」進入南韓海域，南韓軍方隨即開火，北韓對此進行回擊。未來兩韓在此一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朝鮮半島雖是地面部隊對峙的戰略格局，但由以上戰史經驗，任何一方擁有較強的近海作戰能力，又能掌握主動，就會具有額外的戰略籌碼。
- 二、維持臺灣海峽的航行自由，以及臺灣對外海運及海上交通線的安全：若中共欲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海上封鎖，或擊滅我海軍以獲得制海以遂行兩棲登陸仍是極可能的選項。國軍若要保衛臺灣安全，有效的反潛及局部制海能力仍然不可或缺。
- 三、提供海上的反彈道飛彈預警平臺，甚至局部的反彈道飛彈力量：目前美國在東北亞的水面作戰艦除了航空母艦和兩棲作戰艦外，幾乎已經全部更新為神盾巡洋艦和驅逐艦，日本和韓國也在積極建造神盾艦，重點都是在提供海上的反彈道飛彈預警平臺，甚至局部的反彈道飛彈力量以因應。

四、有效的海軍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以提供盟邦海上支援，支援我方船隻與兩棲力量自由進出本區域。過去在東北亞能夠提供有效的海軍前沿存在，以支援盟邦的國家只有美國。但是中共航艦若能成軍，也具有依樣畫葫蘆的潛力。中共可以派航艦訪問北韓和緬甸，在南海實施兩棲軍事演習，這都是之前所無法想像的。

五、阻止區域外的強權國家將軍事力量投射入此一區域。近年來，美國戰略學者特別關注中國「反介入戰略」運用，從解放軍出版的相關刊物中可以隱然看出，「反介入戰略」或將成為中共未來與美國發生衝突時所運用的主要策略，這些策略若能成功，將影響美國的軍事行動和降低其效果。依照美國對「反介入戰略」的概念所做的界定，就是「敵方所採取任何可以阻礙、減緩我方與盟軍的軍事部署、阻滯我方在作戰區內某些地區的作戰行動，或是迫使我方必須在較為遙遠且陌生的地區，而非在平常所習慣且對我方有利的區域進行作戰的任何手段」。⁵

在 1997 年美國定期公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反介入」觀點首次出現在美國官方文件。內容特別提到「反介入」將會是未來美軍的重大挑戰之一，如敵人可能會使用配備核生化彈頭的彈道或巡弋飛彈，來攻擊美軍的機場、港口、前線基地；或運用水雷與攻船飛彈來阻止美軍艦隊進入作戰海域。也就是說，敵人將運用一種非對稱的威脅，運用非對稱的方式延誤或者阻止美軍關鍵軍事力量的介入，使美軍的指揮、控制，通信和情報網域紊亂，以有效阻止美軍及其相關聯盟的干涉與介入戰場，降低或減弱美軍介入的決心與意志。⁶

⁵ Roger Cliff and others,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RAND, 2007), p.2

⁶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1997 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6 年），頁 28。

「反介入戰略」的運用在手段上，可運用戰略武器及精準彈藥等武器系統，對敵人之戰略要地、主要武器裝備載台、後勤設施及指揮控制系統進行攻擊。對中國來說，以飛彈和潛艦特別具有吸引力。原因在於：一、能夠配合中國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二、能夠利用美國軍事計畫中某些明顯的缺點以產生直接的軍事效應；三、能夠對可產生最大政治效應的目標發動攻擊，藉以形成對中方可能有利的戰略環境。⁷在東北亞這個區域，海軍武力是「介入」最需要的資產之一，因為可以發揮機動的優勢，降低使用陸上基地的複雜政治成本。同時各國的沿海地區都是經濟繁榮地區，海軍可以直接威脅敵國的發展重心。所以反介入其實等於就是反海軍介入。

參、要影響東北亞局勢所需的海軍作為

- 一、發展能因應淺水和近海作戰的海軍兵力。天安艦的損失凸顯了小型潛艦在這種區域內的作戰潛力。相形之下，執行近海反潛作戰的艦艇反而是較為簡單的小型艦，多半無法配備直升機或拖曳陣列聲納，但面臨的卻是複雜的水文環境，甚至還有敵人岸防砲或反艦飛彈的威脅。
- 二、發展潛艦。從印巴戰爭以來，潛艦和水面艦的對抗次數雖不多，但每次都是潛艦獲勝。東北亞海域在水深上多屬於淺海，在地理上屬於近海和緣海，區域內水文環境複雜、海洋生物眾多，航道和來往船隻密集，正是柴電潛艦易於隱藏的場域。天安艦事件的經驗顯示，若能有效識別敵艦並預先埋伏在適當位置，即使不太先進的潛艦也能發揮相當大的戰力。但是由於區域內各國相互貿易頻繁，商船來往的數量龐大，因此要有效識別航向特定國家的商船加以攻擊不是很容易，也使兩次大戰，德美潛艦攻擊敵國船隻以封鎖對方海運的傳統作法難以奏效。因此區域內各國對潛艦的運用，可能是將其作為制海的主要兵力。若潛艦運用得當，將是「反介入」的重要力量。

⁷ 參閱 James C. Mulvenon, *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 RAND, 2006), Ch.6.

三、部署具有預警及反彈道飛彈能力的水面作戰艦。彈道飛彈除了威脅陸地目標之外，作為制海武器的潛力正在不斷提升。即使在傳統的反彈道飛彈作戰中，和陸地發射的防空飛彈單位相比，該等軍艦能快速部署，而前者需要龐大的空運架次，不僅部署時間長，政治風險也較高。神盾艦能迅速在敵國領海外佔據有利陣位，以監控甚至攔截從敵國領土上發射的彈道飛彈。而它在公海上作業，因此攻擊它就是提供了戰爭的口實。

四、配備一定規模的航空母艦以支援海軍作戰。海軍航空兵力被證明是支援海軍作戰的有效兵力。例如在近海，攜帶反艦飛彈的直升機就能對防空能力不足的飛彈快艇或巡邏艇形成極大威脅。直升機反潛也可克服水面艦本身的噪音及遭潛艦埋伏偷襲的可能。直升機也可以作為兩棲作戰的有效載具，特別是在沒有灘頭的孤立島嶼。這在東北亞這一區域特別有用。因為歷次兩韓海上衝突的例子證明快艇相互駁火容易造成大量傷亡。且需配置和敵人一樣多甚至較多的快艇方能形成局部優勢執行攔阻任務，但一架直升機在遠距離即可發揮同樣效應。

肆、中共海軍在這些方面的作為

一、整備航艦戰力。航艦對中國的影響在於：

- (一) 可以提供艦隊更有效的防空能力：航艦最大的價值之一就是做為水上機場，艦載戰鬥機可以提供縱深防空，機動迎擊來襲的敵機，包括在敵機發射空射反艦飛彈之前提前發現並攔截攜帶它的飛機。同時還可以做為空中預警機基地，提供艦載雷達不易提供的早期空中預警。艦載機也可以提供艦隊遠程偵察能力，作為艦隊的耳目，在複雜的電子戰對抗環境下，可以降低艦隊水面艦雷達開機的時間和次數，協助辨別假目標，讓艦隊防空火力的分配更有效率。如果具備合宜的艦載機，航艦就有能力將艦隊的防空圈前推，最遠可以到飛機的作戰半徑距離，至於防空涵蓋的時間和密度則視飛機數量、妥善率、續航力、

空中加油能力（如果有的話）及甲板作業能力而定。

- （二） 可以提供艦隊立體的反潛能力：如果有適合的反潛機或反潛直升機，航艦也是一個有效的反潛作戰平臺。和防空一樣，航艦有能力將艦隊的攻潛範圍前推到飛機的作戰半徑距離。雖然現代水面艦多半可以搭載反潛直升機，但航艦的優勢在於可以搭載數量更多，體型更大的反潛直升機，魚雷和深水炸彈等反潛彈藥的存量也更多，並且由於飛行甲板大，直升機作業的海象限制可以更高，這就增加了反潛作戰的效率。
- （三） 可以提供艦隊更佳的 C4ISR 中樞及電子戰能力：航艦本身有足夠的空間，有做為艦隊本身甚至於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中樞潛力，若能操作電子戰飛機，則更能發揮「制電磁權」實力，對敵方艦隊形成重大打擊。
- （四） 可以強化兩棲作戰能力：航艦的飛行甲板與機庫可以做為直升機基地，提供兩棲作戰不可或缺的後勤支援。艦載機可以提供登陸部隊空中密接支援及戰場阻絕。特別是在陸基戰機航程以外，沒有航艦是很難提供兩棲作戰所需的局部制空權。
- （五） 可以提供遠程制海的能力：若艦載機可以攜帶空射反艦飛彈，航艦特遣艦隊就可以對艦載機作戰半徑加上反艦飛彈有效射程以外的艦隊發起空中攻擊。飛機發射完飛彈後可返回航艦加油掛彈後再次發動攻擊。因此在敵方水面艦隊接近到艦射反艦飛彈的射程之內以前，將遭到航艦飛機多方向多波次的空中打擊。因此即使航艦僅能出動少數攻擊機，都是傳統水面艦隊難以對抗的；所以一支小型航艦特遣艦隊，即可提供相當大範圍的制海能力，拘束敵方水面艦的行動。航艦飛機也可以輕易打擊為艦載或潛射反艦飛彈提供中繼導引的敵方直升機或巡邏機。
- （六） 可以提供攻擊岸上目標的能力：但是，要建立有效的航艦作戰能力，難度在於：

1. 要有合用的艦載機，包括戰鬥機、預警機、電子戰飛機和反潛機；
2. 必須要有足夠的艦載機飛行員、甲板作業人員，且必須在有實際能操作的航艦上才能組建這批人員；
3. 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統整合與管理能力；
4. 必須要有相配套的戰術準則及教範；
5. 必須要有能夠護航的艦隊。

以上述標準觀察，中共海軍即使能讓「瓦雅各」號出海，並且獲得如 SU-33 之類的戰機作為艦載機，形成有效戰力仍需相當的時日。原因在於在該艦成軍出航之前，不可能訓練足夠的飛行員和甲板作業人員。陸上機場不可能模擬航艦在海上的橫搖縱搖、海象及風勢對艦載機起降的影響。因此有效的訓練只能在該艦成軍之後才能開始。

目前有關中共積極測試艦載戰機和預警機的報導甚少。和陸上飛機相比，艦載機應有良好的起飛性能和低速操縱性；駕駛艙的視野要開闊，在母艦和飛機上還應裝有特殊的導航設備，便於駕駛員對準甲板跑道；起落架應使用特殊的材質，以保證較大撞擊下的強度；為了少占甲板面積和便於在艦上機庫內存放，艦載機的機翼、垂尾或機頭在停放時要能折轉。此外，飛機要有較好的防腐蝕措施。這代表了任何陸基飛機都必須經過相當程度的調整和改造，這些是無法完全保密的。^{8 9}

若中共僅有一艘可用的航艦，則該艦必然需要以大量的時間作為飛行員的訓練平臺，擔負戰備的時間必然有限。且俄羅斯也僅有一艘可用

⁸ 事實上，航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展示武力，因此過度保密反倒與此一目標相違。

⁹ 2011 年 4 月，網上出現了一張昌河直-8 直升機照片，從照片上看來該機可能裝配了機載雷達搜索和指揮系統的外部天線。這種直-8AEW 預警直升機有可能將裝備到中國首批航母上。公開照片顯示，其雷達天線可能使用合成孔徑，位置在貨艙後面，處於折疊狀態，可能會在工作狀態時會放下，以便 360 度旋轉掃描。這種系統類似法國裝配在「超級美洲豹 Mk 2」直升機上的「地平線」機載預警系統。「俄稱中國研出首艘航母預警直升機」<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5/5/7/101655747.html?coluid=4&kindid=18&docid=101655747&mdate=0410173125>

的航艦，即使政治因素可以克服，以該艦的作業能量也難以承擔在一定時間內，為中共訓練足夠合格的艦載機飛行員的任務。

在該艦正式成軍服勤之後，中共還必須摸索出一套系統整合及航艦內部的操作管理技術。這包括航艦船藝、艦載機操作、維修、各種料件儲存、飛行聯隊及船員兩大類人員的生活及管理、損害管制等。二次大戰中，日本在幾場航艦為主角的海戰中戰敗，航艦損失的原因都不是因為艦載機的性能或數量不足，而是航艦本身的情資傳遞、接戰程序及損害管制出了問題。

在戰術準則和教範上，根據媒體報導，中共海軍軍官此前完全可能已經通過在俄羅斯各軍事院校的學習掌握了航艦使用戰略，研究了蘇聯航母製造和艦載航空兵使用方面的經驗。¹⁰問題是蘇聯本身也沒有任何運用航艦遂行海戰的經驗。俄羅斯海軍唯一的一艘航艦長年在港內修整，也不容易提供太有效的航艦操作經驗，以讓中共學習並與美國抗衡。

解放軍長期以來的作戰概念仍是防禦性的；其海軍指揮架構與艦隊設計仍是以岸上的指揮所指揮艦艇、航空兵及岸防單位防禦敵人來自海上的攻擊。雖然目前解放軍已經有了較多的大型艦艇和遠洋行動的經驗，但是這種指揮架構基本上沒有改變。未來航艦成軍之後，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遠洋作戰的戰略兵力，再接受岸上的指揮管制會降低其作戰效率，同時也更容易暴露它的位置，在戰時這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目前從「瓦雅各」號的外觀看來，應當還是以滑跳甲板為飛機起飛的方式，沒有它使用蒸氣彈射器的任何報導。與蒸汽彈射器相比，滑跳甲板沒有任何運動部分，結構簡單，對零件精度和裝配精度要求不高，工作時不消耗能量，被炸後容易修復。因此是中小型航母艦載機的最佳選擇，但也存在技術瓶頸：需要的跑道長度長，所需的「乾淨」甲板多，甲板面積浪費大；部分大型艦載飛機如預警機、反潛機因起飛重量大無法採用滑跳起飛。因此，怎樣改良中共現有的各種飛機以讓它們能在這種環境上操作並形成戰力，不管是自製還是外購，將是中共巨大的挑戰。

¹⁰ 「俄稱中國或已學會使用航母 五年後進入太平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6/5/5/10166559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665590>

二、「彈道飛彈打航艦」能力

由於中共海軍的水面艦和航空兵都不容易在短期內對美國航艦戰鬥群形成可靠的威脅，因此中共乃試著研究以彈道飛彈攻擊美國航空母艦。¹¹

彈道飛彈的好處在於共軍二砲部隊可以從不受美國海軍威脅的內陸基地發射，因此保有一定的奇襲與第二擊的能力。同時可以從現有的基礎上出發，相較於其他中國主要軍備，彈道飛彈的技術自主程度是最高的。

然而，彈道飛彈打航艦仍然存在許多技術上的難題。彈道飛彈打航母是否能成功和彈道飛彈的準確度（CEP）沒有太大關係，而和是否能找到目標、精確識別並定位，以及飛彈本身具有終端導向能力有關。而需要運用終端導向能力又使彈道飛彈必須放棄最大的優勢——也就是它的高速，若能有適切的預警及適當的防空飛彈，它可能成爲一種並不難擊落的目標。

目前影響中共部署能打航艦的彈道飛彈的因素，除了技術問題，還在於此舉的龐大政治風險。因爲海軍艦隊的防禦不完全在於個別艦艇的防衛能力，在於整體海軍艦隊的報復能力。解放軍即使能以少數不對稱作戰的「殺手鐮武器」造成美海軍航艦的損害，但能否承受美軍隨即的報復則是一大難題。即使一艘美國航空母艦被擊中，不代表能同時瓦解或癱瘓美軍的全部作戰實力，更不能彌補中共海軍其他方面（例如反潛）的劣勢。

目前除了中國和俄羅斯外，世界上所有的海軍強國都是美國的盟友，展望未來俄羅斯和美國在海上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幾近爲零。目前兩場反恐戰爭（伊拉克和阿富汗）也都是屬於以地面戰爲主體的緩靖戰爭，美國海軍除了派遣特戰部隊遂行作戰之外，艦隊可說置身事外，因此若美國和中國發生海上衝突，美國幾乎可以派遣所有可動的海軍兵力輪番上陣，不會有分身乏術的問題。

¹¹ 參閱 Norman Friedman, “China Working on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s”, *Proceedings*, (U.S. :U.S. Naval Institute, July 2006).

儘管如此，中共仍可能持續發展反艦彈道飛彈，因為即使不能真的有效打擊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因為發展反艦彈道飛彈所附帶發展的海洋監視能力和飛彈導引技術仍然相當有用。前者可有效增進中共的「反介入能力」，後者則可增進其彈道飛彈的精準度和殺傷力，對於強化以彈道飛彈構成的威懾仍是非常有利的。

三、強化水面艦隊防空能力

在 1990 年以前，解放軍海軍僅有一艘艦艇配備防空飛彈。但在 1990 年之後，中華民國海軍開始配備雄風二型飛彈，這種飛彈射程超過 100 公里，¹²2000 年之後臺灣更在 F-16 戰機上配備空射魚叉飛彈，¹³日本海上自衛隊在 1990 年之後更在所有艦艇上配備反艦飛彈。¹⁴都讓共軍水面艦面臨的威脅大為增加。

對此，共軍在 1996 年後開始引進 4 艘現代級驅逐艦，¹⁵這是共軍首次開始配備區域防空飛彈。讓它的艦隊初步具備在岸基航空兵航程外的生存能力。接著共軍建造了 2 艘 052B 和 2 艘 051C 級驅逐艦。這些軍艦都配備區域防空飛彈。由於臺日韓對反艦飛彈性能的提升，接著共軍又建造了 2 艘 052C 驅逐艦，這級驅逐艦配備了相位陣列雷達，具備一定程度的多目標接戰能力。¹⁶而在 1990 年之後服役的 4 種巡防艦也配備防空飛彈，具備過去共軍巡防艦所沒有的點防空能力。¹⁷

在航空母艦的護航兵力上，有媒體報導中共正在新建 2 艘 052C 型驅逐艦，可能是要作為航艦戰鬥群的護航兵力。這種用兵邏輯和美國類似。在美國航艦戰鬥群中，也有 2 至 3 艘神盾級驅逐艦提供整個戰鬥群區域防空能力。

強化水面艦隊防空能力對共軍而言不只是增加單艦在海戰中的生存力，代表的更可能是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能力的大幅躍進。因

¹² *Jane's Fighting Ships, 2006-2007*.

¹³ “ROCAF(Taiwan Air Force)” http://www.f-16.net/f-16_users_article19.html

¹⁴ Mori Tsumeide: 艦船メカニズム図鑑 (The Mechanism of Ships), (Tokyo: 株式會社グラフィック, 2001), p.274.

¹⁵ *Jane's Fighting Ships, 1996-1997*.

¹⁶ http://www.sinodefence.com/navy/surface/type052c_luyang2.asp

¹⁷ <http://www.sinodefence.com/navy/surface/type054jiangkai.asp>

爲防空作戰是反應時間最短的。對艦艇指揮員的本職學能與艦艇本身情資分享、威脅判斷與接戰流程更是嚴格的考驗，絕非只是把防空飛彈搬上軍艦就代表它具備了防空能力。所以中共很早就把反艦飛彈裝備其驅逐艦、巡防艦，但防空飛彈的裝備始終遠遠落後。中共水面艦的防空能力逐漸進步，證明了中共的整體造船工藝、系統整合和人員訓練可能也有同步的成長。

伍、結論

從共軍目前的海軍發展狀況，可以發現對東北亞戰略情勢有幾項值得注意的影響：

一、中共即將召開「十八大」，權力交班已經確定，現任領導人胡錦濤若需要留下一些歷史成績。在任滿之前中國第一艘航艦成軍，將可和舉辦奧運一樣載入史冊，因此中共在 2012 前正式讓航艦亮相出海，應當是確定的事實。中共航艦出海之後，無論戰力如何，在一段時間內中國都會是東北亞除了美國外唯一擁有正規航艦的國家，附帶而來的政治影響力及威望當可以預期，這也爲中國在朝鮮半島議題上的立場和角色增加了一定的籌碼。舉例來說，若南北韓海上對峙情勢再次出現，中共可以一方面在外交上扮演和事佬，另一方面將其航艦部署在南北韓非軍事區海域附近實施「演習」，一方面挺住北韓免遭美國航艦戰鬥群的威脅，一方面隔開北韓海軍以免繼續挑釁南韓海軍和威脅南韓的外島。由於中國和南北韓都有邦交，在這一地區部署海軍實力扮演和平角色可能比美國更有彈性，且在公海上活動美國也無理由阻止或反對。

二、對於共軍在海軍實力上全方位的發展，日本和美國都積極對應。美國在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實力及作戰經驗上仍然遠超中國，且在這一方面仍持續發展。對美軍而言，如何強化航艦戰鬥群在「網路中心戰」環境下和海軍其他兵種、以及其他軍種的聯合作戰能力，並且增強海軍飛機投射精密導引武器的能力，一直是美海軍發展的重點。同時艦載機的無人化和彈射器的電磁化也是發展重點。解放軍

航艦成軍之後，只會加快美軍在這方面的研發和投入。未來爲了安撫日韓，也爲了監視中共航艦發展，美國在東北亞的海軍部署將可能強化。

三、中共航艦即將出海，但是相關戰力的形成尚需時日。爲了讓航艦戰鬥群實力有時間發展，不至於在搖籃期即遭扼殺，也緩和隨之而起的「中國威脅論」，中共短期內將會在兩岸關係上採取較緩和態度，所以兩岸關係無論誰執政，應當還會有一段相對平靜的時間，但也不能排除中共以航艦作爲對臺灣政治威嚇工具，可能想定包括在臺灣周邊海域巡弋或演習，以求影響臺灣內部民意走向；或以航艦戰鬥群擴大中共對臺已形成軍事優勢形象，迫我接受北京主導之「和平協議」。

四、國軍在海軍建設的壓力將會隨共軍海軍實力的增加而增加。馬總統力求改善兩岸關係，但中共擴張軍力腳步並未因此暫緩，反到爭取到兩岸關係舒緩，美國暫停向臺灣軍售制海裝備的時間大舉拉大兩岸差距。若中共發展出彈道飛彈打航母的能力，則中華民國海軍所遭受的威脅將更爲增加，因爲彈道飛彈既然能打的到航母，打驅逐艦自然不在話下。且國軍海軍的反彈道飛彈能力絕不可能強過美國航艦戰鬥群的能力。且打美軍必遭美國強烈報復，但臺灣的報復能力也絕不可能強過美國。而且國軍艦艇的活動區域和模式也遠比美軍航艦戰鬥群易於被中共掌握。

五、由於胡錦濤將逐步交出權力給習近平，現任領導班子也將有一定程度的更換，在交接期間對外政策預計將採取平穩立場。這爲中共強化海軍戰力提供了寶貴的時間，讓中方有機會在戰雲還未密佈的情況下，有時間慢慢摸索、測試進而形成以航艦戰鬥群爲核心的新海軍。這可能掀起東北亞區域另一波新的海上軍備競賽，對我國而言若不能強化海軍戰力，僅憑一些不對稱作戰的方式要制衡中共海軍，恐怕難度將越來越高。

（本文爲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